

源於奧運

李漢源

奧運轉播報 道是全球數十 億人體驗和收 看奧運的主要 渠道。國際奧委 會 (IOC) 作為 奧運會全球轉 播版權的擁有 者，負責將轉 播權分配給超 過200多個電 視台及媒體， 這些權利涵蓋 了電視、移動 和互聯網等多 個平台。為了 確保奧運賽事 的順利轉播， 奧運轉播服務 (OBS) 作為主 媒體機構，有 着拍攝比賽內 容並提供公共 信號的重任， 以及為全球的 版權擁有者提 供廣播服務和 設施。

作為一名從事體育媒體製作多年的「專業人士」，在香港我曾有幸參與過多項國際賽事的轉播工作，如國際七人欖球賽和世界盃外圍賽等。這些賽事中，除了安排攝影機的位置和角度外，協調來自世界各地的電視台也是一項重要任務。例如，在某次國際七人欖球賽中，8個地區的電視台前來香港轉播，我們團隊需要為他們安排獨立的評論位置、訪問和衛星車等設施。當時，由於香港並未設有國際廣播中心 (IBC)，我們只能在香港大球場的地庫設置多個臨時工作室，對於當時的香港體育製作人來說，既是挑戰也是一次寶貴的學習機會，所謂實戰就是最好的練習，經歷多次如此的國際項目

製作人要準備

奧運轉播報 道是全球數十 億人體驗和收 看奧運的主要 渠道。國際奧委 會 (IOC) 作為 奧運會全球轉 播版權的擁有 者，負責將轉 播權分配給超 過200多個電 視台及媒體， 這些權利涵蓋 了電視、移動 和互聯網等多 個平台。為了 確保奧運賽事 的順利轉播， 奧運轉播服務 (OBS) 作為主 媒體機構，有 着拍攝比賽內 容並提供公共 信號的重任， 以及為全球的 版權擁有者提 供廣播服務和 設施。

製作統籌後，當時香港製作人的能力已達國際水平。然而，近十年來，香港國際七人欖球賽的轉播大多由外國製作團隊負責，而本地電視台則僅負責播放信號，再回看近年大多數在香港舉行的國際賽事，如女排、高爾夫球、賽車和單車賽等，也同樣由外國團隊負責，這使得本地製作人失去了實戰經驗，導致本地的製作水平逐漸下降。最近，筆者入場支持香港隊參加東亞盃的比賽，香港隊以5:0戰勝關島，成功進入決賽周！雖然這場比賽的結果令人振奮，但在比賽現場拍攝的攝影機卻未能有效吸引觀眾，令講述賽事故事變得更加困難。

隨著全運會的臨近，我們正在倒數計時，期待香港媒體製作人能夠用心去呈現全運會的故事。香港將承辦8個項目，包括男子手球、場地單車、高爾夫球、沙灘排球、籃球、劍擊、三項鐵人及七人欖球，這些項目都是香港製作團隊曾經參與過製作的。我相信，如果香港所有電視台的體育製作人能夠攜手合作，一定能夠順利完成這項艱巨的任務，並為觀眾呈現精彩的賽事故事。這不僅是對香港體育製作水平的提升，也是對我們共同熱愛的體育賽事的一次重要展現。



方寸不亂

方芳

外國朋友每年一度返內地旅遊，上月到台灣走了一趟「深中通道」，方才心滿意足，未料返英後一個月，大灣區又多了一條「黃茅海跨海大橋」，這便讓大家都有了旅遊新目標。不少同齡朋友，仍有年輕人的精力，卻總是不耐煩長時間的車程，為了縮短行程，寧可提著行李接駁轉車。今天出門交通選擇很多，已沒有長途跋涉的艱難。然而，作為旅遊又未必是最適當的選擇，想想，當行駛於「高速公路+跨海大橋」，窗外，你還可以看到什麼？除了藍天白雲外，秀麗河山如動畫一晃而過，行程縮短了，視野也因此縮了水。

曾經追尋「成昆鐵路」足跡，朋友圈一呼百應，大夥懷著熾熱心情，回味當年的激情歲月，然而，歲月是無情的，今天高鐵走過的成昆鐵路，格式化的車站，已無感覺可言，高速走向未來，上一個時代結束了，但人的記憶還是抹不去。到黑龍江旅遊，旅行社行程列明「穿越大小興安嶺」，想想畫面就讓人興奮，茂密森林、原始自然植被、高大的白樺林、落葉松的氣息，都叫我們嚮往不已……然而真實走過，森林沒有原始，深山沒有崇峻，全程高速公路，兩旁是飛快的田野，如此「穿越」大小興安嶺，未免太過掃興。或許，一切只能在自駕遊中找尋樂趣。

自駕遊也要懂得走位，最近與親友台山行，兩部車約定在公路旁會合，當地親友的車在前，輕車熟路，我們的車跟後，卻在中途跟失了，對方頻頻呼叫「上高速」，我們卻誤走了山路，在鄉郊繞了一個圈，反而領略小鎮風情和農村野趣，這是迷路的意外收穫。

同樣，早前到梧州、平南一行，旅遊車經肇慶廣西，這些城市一別幾十年，窗外，你可以找到歲月的記憶，那些年的故事，就在慢遊中一一串起。在歐洲、在澳紐，你還可以坐上時速幾十公里的火車，穿越森林，經過不同城市，細賞如畫風光，在那裏，沒有「高速」，因為他們還沒有這樣的發展速度。

今天是一個拚速度、拚經濟的年代，高速必然是世界發展趨勢。然而，當一切都高速化之後，我們的回憶也將因此湮沒失去。

「高速」之後

外國朋友每年一度返內地旅遊，上月到台灣走了一趟「深中通道」，方才心滿意足，未料返英後一個月，大灣區又多了一條「黃茅海跨海大橋」，這便讓大家都有了旅遊新目標。不少同齡朋友，仍有年輕人的精力，卻總是不耐煩長時間的車程，為了縮短行程，寧可提著行李接駁轉車。今天出門交通選擇很多，已沒有長途跋涉的艱難。然而，作為旅遊又未必是最適當的選擇，想想，當行駛於「高速公路+跨海大橋」，窗外，你還可以看到什麼？除了藍天白雲外，秀麗河山如動畫一晃而過，行程縮短了，視野也因此縮了水。

曾經追尋「成昆鐵路」足跡，朋友圈一呼百應，大夥懷著熾熱心情，回味當年的激情歲月，然而，歲月是無情的，今天高鐵走過的成昆鐵路，格式化的車站，已無感覺可言，高速走向未來，上一個時代結束了，但人的記憶還是抹不去。到黑龍江旅遊，旅行社行程列明「穿越大小興安嶺」，想想畫面就讓人興奮，茂密森林、原始自然植被、高大的白樺林、落葉松的氣息，都叫我們嚮往不已……然而真實走過，森林沒有原始，深山沒有崇峻，全程高速公路，兩旁是飛快的田野，如此「穿越」大小興安嶺，未免太過掃興。或許，一切只能在自駕遊中找尋樂趣。

自駕遊也要懂得走位，最近與親友台山行，兩部車約定在公路旁會合，當地親友的車在前，輕車熟路，我們的車跟後，卻在中途跟失了，對方頻頻呼叫「上高速」，我們卻誤走了山路，在鄉郊繞了一個圈，反而領略小鎮風情和農村野趣，這是迷路的意外收穫。

同樣，早前到梧州、平南一行，旅遊車經肇慶廣西，這些城市一別幾十年，窗外，你可以找到歲月的記憶，那些年的故事，就在慢遊中一一串起。在歐洲、在澳紐，你還可以坐上時速幾十公里的火車，穿越森林，經過不同城市，細賞如畫風光，在那裏，沒有「高速」，因為他們還沒有這樣的發展速度。

今天是一個拚速度、拚經濟的年代，高速必然是世界發展趨勢。然而，當一切都高速化之後，我們的回憶也將因此湮沒失去。



書聲蘭語

廖書蘭

12月4日傳出瓊瑤在家輕生的新聞，掩蓋過12月2日劉家昌因病去世的消息，這對兩位巨星相繼離世，心中不免惆悵，他們究竟伴隨過我的青葱歲月。

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劉家昌在台灣已有音樂鬼才之稱，現在又有華語流行音樂教父的美譽。憶起劉家昌創作的歌曲，首首都膾炙人口，有的旋律活潑輕快、有的時而慷慨激昂、有的時而溫柔綺麗，那些跳躍的音符像春日的陽光，在台北中華商場空氣中飄盪，伴隨我少年的腳步一路成長……劉家昌的作品，象徵着我那一去不復返的青春。偶然若失的心情尚未平復，又傳來瓊瑤輕生，這兩人都創造了台灣上世紀的奇跡，他們同樣都培養出不少的歌星、明星，在影視歌方面極具影響力，可說都是有劃時代的成就。

劉家昌去世，輿論勾出他的兩位前妻江青和甄珍，以及她們各育的一名兒子之間的恩怨。

而瓊瑤輕生的消息，令人十分錯愕，一時輿論炸開了鍋，引發華人世界鋪天蓋地議論，直到今天（已經3個禮拜過去）還在討論，從她的言情小說到她的愛恨情仇。

瓊瑤小說也伴隨着我的青葱歲月，捧着瓊瑤小說，我又哭又笑、瘋瘋癲癲，父母

劉家昌與瓊瑤的隕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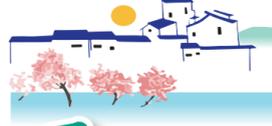
12月4日傳出瓊瑤在家輕生的新聞，掩蓋過12月2日劉家昌因病去世的消息，這對兩位巨星相繼離世，心中不免惆悵，他們究竟伴隨過我的青葱歲月。

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劉家昌在台灣已有音樂鬼才之稱，現在又有華語流行音樂教父的美譽。憶起劉家昌創作的歌曲，首首都膾炙人口，有的旋律活潑輕快、有的時而慷慨激昂、有的時而溫柔綺麗，那些跳躍的音符像春日的陽光，在台北中華商場空氣中飄盪，伴隨我少年的腳步一路成長……劉家昌的作品，象徵着我那一去不復返的青春。偶然若失的心情尚未平復，又傳來瓊瑤輕生，這兩人都創造了台灣上世紀的奇跡，他們同樣都培養出不少的歌星、明星，在影視歌方面極具影響力，可說都是有劃時代的成就。

劉家昌去世，輿論勾出他的兩位前妻江青和甄珍，以及她們各育的一名兒子之間的恩怨。而瓊瑤輕生的消息，令人十分錯愕，一時輿論炸開了鍋，引發華人世界鋪天蓋地議論，直到今天（已經3個禮拜過去）還在討論，從她的言情小說到她的愛恨情仇。瓊瑤小說也伴隨着我的青葱歲月，捧着瓊瑤小說，我又哭又笑、瘋瘋癲癲，父母



作者受瓊瑤影響的年代，哼着劉家昌的歌，從宜蘭乘船到花蓮經過龜山群島。 作者供圖



百家廊

小時候，家裏決定打攪團吃時，要3個人配合。姐姐飾撒麵粉，母親用擀麵杖畫圓攪動，我負責拉風箱燒火。姐姐站在土坯砌成的灶台前，雙手端着一個盤子大小的鏢鏢，鏢鏢是家裏打攪團時專門用來篩麵粉的，經鏢鏢篩過的麵粉，不會結疙瘩。姐姐在大鍋上方輕輕搖晃鏢鏢，麵粉霧一樣落進沸騰的水裏。

母親左手固定住擀麵杖，右手握住中心部位，揮動胳膊，用擀麵杖的另一端在鍋裏畫圈。逆時針的漩渦裏，麵粉和水親熱起來，逐漸難捨難分，成為一種愈來愈黏稠的流質，咕嘟着歡快的泡泡。攪團做得好不好，取決於一個字，攪。攪團要好，72攪。

母親知道，用粗糧麵粉做出好攪團的訣竅，就是不停地攪，使勁地攪，只有朝一個方向，攪啊攪，麵粉顆粒間才能親密無間，彼此使上勁，抱成團，成為相對勁道的攪團。漫漶的水蒸氣裏，母親的腰肢隨著胳膊的用力而扭動，像是和着音樂舞蹈。若是攪一團算做一下的話，母親的腰肢，舞動了絕不止72下，而是好幾百下。母親攪累了，會和姐姐互換角色。

我看得心癢，站起身也要攪和攪和，母親把擀麵杖遞給我。我的個頭剛剛超過鍋沿，攪動時要踮起腳尖，才能看清楚鍋底。我學母親雙手緊握擀麵杖，攪動時卻發現，在母親手裏快速轉動的擀麵杖，到我手裏一點兒也不好使。我使出了吃奶的勁，也畫不好一個圓圈，更別提讓鍋裏的攪團旋轉起來。

融合成流質的麵水，像是生出了無數隻小手，拽着黏着擀麵杖，擀麵杖走得步履蹣跚、歪歪扭扭，勉強走了幾個差強人意的圓後，就停滯不前了。我感覺胳膊酸脹，腦袋發暈。灶頭上的煙煙，嗆得我眼睛流淚，鼻子和喉嚨裏，像塞了棉花，額頭上，滲出了一層細汗。就在我猶豫着不知該如何罷工的時候，鍋底攪團裏冒出一個泡泡突然破裂，一滴滾燙的麵汁蹦起來，濺在我的鼻尖上。我哇地一聲哭出聲來。母親嚇壞了，趕緊起身查看，她以為我被燙傷了。其實，我的哭聲裏，尷尬和懊惱的成分更多，我覺得自己好高騖遠，吃不了苦，受不了累。哭，是我給自己撤退鋪設的台階。

我又坐回燒火丫頭的位置，左手給灶膛裏續麥草，右手吧嗒、吧嗒地拉起了風箱。橘色火苗從麥草上騰起，溫柔地舔着鍋底。我的臉，被灶火映得通紅。少時打攪團哭鼻子這一幕，成了日後家人相聚時的笑料。鍋裏的攪團快熟時，只見母親把旋轉的擀麵杖從鍋底快速提起，氣霧嫋嫋中，我看到一條滑溜溜的白線被拉得好長。這是母親在試探攪團的軟硬，稠了加水，稀了撒麵，接着用力攪。姐姐拿來平底的洋瓷盤子，把熱攪團從鍋裏舀出來倒進去，攪團自然鋪展，成為一個圓形的薄餅，狀如凝脂。待攪團稍涼後切成方塊，放進碗裏，加入事先用油潑辣子、陳醋和蔥薑蒜調製好的「水水」，再加入一撮綠綠的韭菜或是香菜切成的碎漂菜。攪團四周汁水逸動，恰似水鏡城郭——「水圍城」獨有的香氣，從碗裏幽幽飄起，抓撓我們的味蕾。夾一筷頭，在紅紅綠綠的湯

打攪團 漂魚魚

水裏擦一擦，送入口中，幾乎不需要咀嚼，就可囫圇滑進胃裏。攪團，還可以一種詩意的形態存在，整個過程，有個有趣的名字「漂魚魚」。擱一大個兒陶瓷盆，注入清水，最好是涼白開，把打好的熱攪團倒到有窟窿眼睛的漏魚篩裏，用鐵勺在篩上壓一下，攪團便從漏魚篩裏擠出來，直接掉進大瓷盆的涼水裏，濺起亮晶晶的水花，頃刻如魚得水，變身一尾尾白色的小魚，開始搖頭擺尾。魚魚的身材，取決於鐵勺按壓的力度，取決於魚魚落水的時間，也取決於攪團的稀稠。巧媳婦漂出的魚魚，外形圓潤，大小胖瘦一致，兩頭尖，中間圓，在清水裏，儼然巡遊穿梭的魚群。把麵魚撈進碗裏，澆上事先加入蒜泥、辣椒和蔥絲的漿水。動感十足的漿水魚魚，游進胃裏，酸辣，解暑，那叫一個爽。

母親說，有一年，家裏來了一位南方客人，吃漿水魚魚時對她說，這麼多麵魚，你一個個捏出來，真是麻煩你了……每次吃魚魚時，母親都會說起這段往事，說得繪聲繪色。每次我們都咯咯地笑，碗裏的魚魚，也跟着歡快地游。多年後，我對家鄉和親人的記憶，就是被這樣一起做飯、一起吃喝、一起大笑的場景，一一串聯起來的。

回想起來，我對打攪團、漂魚魚製作過程的喜愛，遠勝過吃。在糧食短缺的年代，用少量麵粉，可以做出龐大體積的攪團，像一個美麗的謊言。母親打攪團時，只有使勁兒攪，粗細細作，把對家人的愛，「團」入其中，攪團，吃起來才勁道。

吃到了她心心念念的雲南菌子，瑞琪還很貼心地給她點了「見手青」，滿足了女兒吃毒菌子的願望。有聲堂這個土生土長的昆明人做嚮導，我們在雲南大學旁的小巷裏吃到了許多地道的特色小吃。當然，精神的美食亦未落下：我們參觀了最接地氣的巷巷美術館，走過中國當代文學家汪曾祺走過的路，瞻仰了學者、詩人、民主鬥士聞一多的故居。

離開昆明到大理，之前在大理結識的茶人韓表哥和羅表弟也熱情相邀，穿街走巷帶我們去吃外地人吃不到的白族菜。席間從茶談到地方美食，羅表弟說要吃最好的本地菜一定要去「凹糟館」，「凹糟館」即是廣東人的「大排檔」與四川人的「蒼蠅館子」，是只有本地人才知道的去處，外出旅行時若有本地人帶着去吃，才能吃得地道。

然而，本地菜要有本地人帶着吃，而本地人都是在時間的縫隙裏抽空真情陪伴，那份沉甸甸的情誼早已超過了地道的本地菜本身。



牽袖乾坤

連盈慧

要問今天是什麼日子，相信連小朋友都可以回答你：今天是 Boxing Day，也就是聖誕假期最後一天，是拆禮物的一天，我之所以要問，因為上星期查閱日曆，看看還有多少天接近農曆新年時，猛然地看到12月26日紅頁上忽然出現「天赦日」3個字，覺得有點奇怪，天赦日？以為自己從來沒留意過，聖誕原來有個天赦日，而且還安排在拆禮物這一天，於是打電話問受過浸禮的侄女，卻說沒聽過什麼天赦，她轉問其他教友，同樣回答不知道，但是日子明明刻記在聖誕節最後一天假期內，那麼帶有濃厚宗教意味的日子，又怎會與宗教無關。

前兩天行山午膳時，終於有個朋友告訴我，那是道教祈福的日子，天赦意旨上天特別寬恕眾生的日子（有說世人都會犯過，上天憐憫特赦一天）。每年都有6次，分布在不同月份之內，每次只有一日，日曆裏每次日子都有提及，只是很少人留意到，今次恰巧遇上聖誕，才引起大家聯想。天赦日沒固定，平均隔兩個月有一天，主要勸人在這一天齋戒茹素，任何宗教的教徒都可一視同仁，最佳



欣有靈犀

王欣

近幾日，街道上的聖誕氛圍仍然濃厚，暖黃的燈飾、斑斕的聖誕樹，還有前來旅遊打卡的人群，但仍然可以在不經意間瞧見一團一簇的嫣紅，或是出挑於青蔥中的紫紫，抑或是獨立枝頭的白。她們就是蝴蝶蘭，展開蝴蝶似的翅膀輕立於枝頭，靈動地向人們訴說着春節即將到來。在這座中西文化交融的城市，植物盆栽也成了感知節日氛圍的前沿標誌。

在香港，每至春節，買上一盆蝴蝶蘭作為迎春的象徵可謂是每位市民、商戶不二的選擇。而提到蝴蝶蘭則不得不提起香港的年宵花市。年宵花市作為香港每年備受矚目的春節傳統活動之一，是來香港體驗「年味」的首選站。

香港年宵花市的傳統由來已久，最早可以追溯到明朝時期的廣州。在粵語中，「花」與「發」諧音，因此，年花也寓意着「財運亨通」、「花開富貴」等等。在年宵花市裏與家人一同選取一盆心水的蘭花，增添春節氣氛的同時，更包含着對新年熱烈的期許，願以「好意頭」喜迎新春。

在十九世紀六十年代，香港的年宵花市就固定在農曆臘月二十五到年初一舉行。市民在吃過團圓飯後會一起到花市逛遊。而發展到現在，年宵花市也不再僅僅售賣花卉，各種年貨小吃、玩具、揮春也爭相出現在舖頭。如今香港人大多工作忙碌，基本上到大年三十當

日曆裏的大同世界

時辰是日出1小時內向天祈福許願；同時求財的話，那天亦可以用7個金亮錢幣試行「煮錢」，怎樣煮，大概各師各法，當然信不信由人，視之為遊戲亦未嘗不可。

朋友對「煮錢」說得並不認真，但是素食一天，還是最令大家感到真實，少殺生一日也是功德，清清腸胃，也是福報，何樂而不為？

日曆不止設有陽曆農曆，左上角小字還是伊斯蘭年日月，好有大同精神，宗教能夠發展到成為全球人類團結的力量，所有宗教都有個真正普天同慶的平安夜；不會再有戰爭，不會再出現太空油、K仔之類新聞，為人類增添正能量的生活情趣，就是個美麗的新世界，香港可愛就是在隨時看到不同信仰的朋友，都能經常圍坐在一團談笑盡歡。



但願日日是好日。 作者供圖

期待年宵花市

天才會放假，因此，逛花市買年花的同時，將年貨也一網打盡，使得年宵花市的含金量再一次上升。

每年氛圍最為濃厚的年宵花市當屬維園。位於銅鑼灣維多利亞公園的年宵花市，今年預計設立395個攤位，屆時將有175個濕貨攤位、216個乾貨攤位和4個快餐攤位，又將成為香港年宵花市之最。平日的維園相對空曠，留給市民十足的休閒、娛樂空間。到了春節「開市」的那幾天就變得熱鬧非凡。

往年維園年宵花市現場也「年味」十足。無論男女老少，香港市民還是國內外遊客，都能在這裏找到屬於自己的新年期許。各種香港傳統小食，如年糕、魚蛋燒賣；爭相鬥艷的蘭花；象徵財富的金橘樹在廣場上形成一片橘紅的橘子海。如今，春節已慢慢走出國門，愈來愈多的外國友人也爭相體驗這一中國傳統節日，因此在香港年宵花市上，不僅可以選購到傳統的春聯，也有不少用英文書寫的春聯深受外國遊客喜愛，例如上聯：「Great peace great wealth and great luck」，下聯：「New year new joy and new century」，橫批「Everything goes well」。

聖誕之後，新春將至，香港各地的迎春活動都在如火如荼地準備當中，不妨來「年味」最為濃厚、香港最為傳統的年宵花市走一走，買一盆心愛的蝴蝶蘭、品嘗現炸的年糕，尋一尋新年新期待。



琴台客棧

伍呆呆

十年前女兒就和她的同班同學蔣儀約定將來要一起去雲南，十年後女兒從澳洲回中國度聖誕假，這趟雲南之旅才得以成行。

於是我又一次成了女兒的專職司機，駕車從深圳出發，先是到了廣西南寧，已在南寧定居的女兒的雙小芳芳請我們在南寧吃晚飯，去的一家南寧當地人常去的大排檔，吃了我們從前未曾吃過的極嫩滑爽口又沒有一絲異味的用豬小腸做的脆腸，和清香滿口的假荷餅。第二天一早我們就離開南寧前往昆明，芳芳又趕在我們出發前，帶我們去菜市場旁邊吃了一檔路邊店的老友粉。如此，這趟旅行的第一站就成了美食之旅。

南寧離昆明近800公里，我們抵達時天已黑透，我的同學瑩瑩的先生瑞琪帶着他們的兒子麥兜仍在等我們吃晚飯。

店，汽鍋雞的鮮甜和米線的滑爽酥嫩，相對於我從前吃過的，卻是令人忍不住要像動漫裏的人物在吃到美食時那般感動得淚流滿面。麥兜小朋友又認真地給我們演示了過橋米線正確吃法，果真，按照麥兜所教，將佐料中的鷄鴨蛋攪碎，再將肉片和玉蘭片等蘸上蛋液放入湯中燙熟，口感愈加地嫩滑了。晚飯後與十多年未見的瑩瑩緊緊相擁的瞬間雖未淚流滿面，但眼眶與鼻腔中都充滿了過橋米線入口那一剎的酸澀感。

我們只在昆明逗留了一天，年底工作十分忙碌的瑩瑩抽空陪了我們一整天，這天原本是我們的觀光之旅，卻又意外地變成了美食之旅，就連我的寵物狗貝貝也成了受益者——在滇池大堤每年從西伯利亞飛來過冬的海鷗是遊客來昆明旅遊的「打卡」項目，瑩瑩家就在滇池旁邊，自然是要帶我們去餵海鷗的，而我們餵海鷗的麵包有一部分進了狗嘴，成了貝貝的美食。在瑩瑩一家人的陪伴下，女兒如願以償地

本地人與本地菜

吃到了她心心念念的雲南菌子，瑞琪還很貼心地給她點了「見手青」，滿足了女兒吃毒菌子的願望。有聲堂這個土生土長的昆明人做嚮導，我們在雲南大學旁的小巷裏吃到了許多地道的特色小吃。當然，精神的美食亦未落下：我們參觀了最接地氣的巷巷美術館，走過中國當代文學家汪曾祺走過的路，瞻仰了學者、詩人、民主鬥士聞一多的故居。

離開昆明到大理，之前在大理結識的茶人韓表哥和羅表弟也熱情相邀，穿街走巷帶我們去吃外地人吃不到的白族菜。席間從茶談到地方美食，羅表弟說要吃最好的本地菜一定要去「凹糟館」，「凹糟館」即是廣東人的「大排檔」與四川人的「蒼蠅館子」，是只有本地人才知道的去處，外出旅行時若有本地人帶着去吃，才能吃得地道。

然而，本地菜要有本地人帶着吃，而本地人都是在時間的縫隙裏抽空真情陪伴，那份沉甸甸的情誼早已超過了地道的本地菜本身。